

觀世音經箋註



普陀山佛學叢書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B942.1

19

C14032339

普陀山佛學叢書

觀世音經箋註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B942.1

19



北航

C1720489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觀世音經箋註/丁福保著.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7

(普陀山佛學叢書)

ISBN 978-7-5675-1018-0

I. ①觀… II. ①丁… III. ①大乘—佛經②《妙法蓮華
經》—註釋 IV. ①B9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65520 號

普陀山佛學叢書

觀世音經箋註

著 者 丁福保

點校者 道 崇

特約編輯 黃曙輝 鍾 錦

項目編輯 龐 堅

裝幀設計 上海紅邦品牌營銷傳播聯合機構

封面題字 華人德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臨安曙光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32 開

印 張 4.75

字 數 8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一次

書 號 ISBN 978-7-5675-1018-0/B·791

定 價 19.80 元

出 版 人 朱傑人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62865537 聯繫)

《普陀山佛學叢書》編纂委員會

顧問

忻海平 道慈 邱平海 潘德榮

主編

會間

編委（按名氏音序排列）

湛空	張曉林	智宗	鍾錦	宗慧	宗柱
通了	惟航	心舉	信光	星月	源流
淨旻	羅顥	門肅	能進	如義	沈小揚
陳宏成	黃曙輝	會間	界定	戒修	淨妙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一

在佛教文化中，有一樁很值得自豪的事業，就是典籍的整理。佛教典籍，作爲三寶住世的重要載體，自來受到教界、學界和廣大信衆的珍視。在佛陀涅槃後不久，就開始了第一次結集，可以看作是佛教典籍整理的源頭。從此之後，結集不斷進行。同時，佛教典籍也在增加——大乘經典的出現，諸類注疏的繁興，後世著述的湧現，儘管數量巨大，也都得到不斷地整理。只要看看各種不同的大藏經，就可以知道佛教典籍整理的成果是何等豐碩了。

這些整理工作的成績絕對令人驚歎。首先，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遍及寬廣的地域，產生了包羅宏富的藏經體系。世界上現存的大藏經有巴利語、漢文、藏文三大體系，有巴利語、漢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日文七種文字流傳。這還不包括只剩下少數零散貝葉本或紙寫本的早期梵文經典，以及雖有刊刻卻未見傳世實物的契丹文大藏經。即使在世界文化史的範圍內，也很難看到如此宏富的典籍體系。其次，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貫穿着長久的歷史，各種體系的藏經都在不斷地完善着。就漢文大藏經來說，至遲在隋代，初期的手寫大藏經已經流傳。同時還有石刻藏經，如房山雲居寺就保存有從隋至明的各類石刻經版一萬五千餘塊。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北宋初年就出現了第一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此後，我國歷代官、私

所修的大藏經，目前已知的計有二十一種。在國外編印的漢文大藏經也有九種：朝鮮的《高麗藏》初雕、再雕兩種，日本的《弘安藏》《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七種。目前，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正在分別編纂的《中華大藏經》和《佛光大藏經》，都力圖成爲能夠體現最新水準的新版大藏經。在我國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彙編，具有大藏經這樣不斷完善的歷程。比起數十部大藏經來，名聞遐邇的《四庫全書》顯得孑然孤立。

透過這些整理工作，使我們看到一代代佛教典籍整理者的虔敬和匠心。他們的虔敬，使得藏經的整理完全不藉外緣。俗話說，「盛世修典」，典籍的整理總需要一個太平盛世提供種種物質的支援。但是，藏經的編修卻並不如此，即使在亂世，這個工作也不曾停頓。信仰給予了這個工作無量的支持，人世的滄海桑田又何足搖動？他們的匠心，卻又使得藏經的整理最爲善用外緣。只要利於佛教典籍的流傳，他們無不擇取。貝葉上，紙帛上，碑石上，佛教典籍無處不在。我們在最早的紙質印刷品上看到的，是佛經。我們現在能夠利用的最爲完善的中文典籍電子檢索系統，是大藏經。他們從未錯失時運所賦予的機緣。

正是有了他們的努力，佛教典籍得以大批保存，使後來虔誠求法的信衆得以親近法寶。「感恩」二字，對於他們實在顯得太輕太微薄。也許，最真切的「感恩」，應該是繼承他們的願望，將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隨着新的機緣不斷推出弘揚。就是出於這個信念，我們中國佛學

院普陀山學院啓動了這套《普陀山佛學叢書》的編輯工作。

我們首先希望能夠繼承前輩們編修藏經的傳統，盡力搜集整理未曾入藏的佛教典籍，逐步完成一個較為系統的藏外文獻彙集。陸續進行近現代佛教典籍注疏系列、巴利文梵文藏文佛教典籍翻譯系列、近現代佛學名著系列、海外佛學名著系列等的整理刊印，從多方面、多角度拓展藏經的內涵。

我們對於佛教面向新時代的機緣，也有一個自己的理解。儘管佛教一直給予中國文化以深遠的影響，但是佛學仍然需要走入中國學術的中心，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或許，這就將出現在這個時代。爲了將佛教典籍整理引向學術路徑，我們有意展開如下工作：重視佛教典籍的版本價值，推出佛學善本叢刊；以觀音、天台宗文獻爲核心，對入藏典籍進行標校整理，提供既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又便於閱讀的新版本；編輯整理當代海內外的佛學論著，關注佛學研究的最新動態。

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將圍繞佛教典籍整理展開自己的教學科研，組織力量對重要的佛學典籍進行注釋。嘗試以乾嘉學派的客觀實證方法研治佛學典籍，提供能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理解佛學的可靠讀本。我們期待這一注經工作，能夠成爲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長期學術事業。

當然，這個設想是過於宏大了，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目前的實力。但是發一個宏願，必將有一份動力。我們相信，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夠為佛教典籍的長久流傳做一份貢獻。何況，普陀山自來就有的文化傳統，衆多善知識的熱心參與，都給了我們信心。同時，我們也熱忱期望，有更多的同道來參與這個事業。

法門無量誓願學。學佛法，必然從典籍開始。整理佛教典籍，將是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釋道慈*

述於普陀山普濟禪寺 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

* 釋道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浙江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普陀山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普濟禪寺方丈，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二

《普陀山佛學叢書》即將出版，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以為，這件事的意義遠不止出版了一套叢書，而是從中體現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發展的新面貌。

普陀山承擔着半個亞洲的信仰，其得天獨厚的地位，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自豪，也是責任。編纂《普陀山佛學叢書》，體現了普陀山佛教協會對於發展普陀山這一不容推辭責任的主動擔當。在當今社會條件之下，佛教發展越來越需要提升文化的內涵，著書立說應當成為振興正信佛教的一大重要任務。普陀山佛協在推動普陀山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將文化置於自己的視野中，是迎合時代主題的。擔任叢書編纂任務的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切實貫徹了佛協的精神。在他們的叢書構劃中，既有特別編輯獨具普陀山自身文化特色的《觀音藏》的願望，也有全面整理佛教文化典籍的抱負。而且，不止於對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也發心以整理典籍為核心展開自己的學術事業，服務於佛教的弘揚。我相信，他們的這項工作，必將積極促進普陀山的文化建設和未來發展。

這是普陀山發展中喜人的新面貌。之所以我非常贊賞並樂意支持他們的這項工作，是因為這項工作的意義特別重大。理理紛繁萬千的思路，想到要處理好的兩個辯證關係，也寫出

來，大家共勉。

我首先想到的是社會和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我們中華民族正在穩步走向全面復興的道路上，舟山也已走進「新區」時代。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給予文化發展一個最佳的契機。佛教界當然也不例外。面對如此良好的社會發展機遇，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感到珍惜，想到回報。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一個辯證關係，社會給文化提供條件，文化也會促進社會的完善與發展。我們理應通過佛教文化的弘揚，為社會的完善與發展盡心盡力。普陀山的佛教界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普陀山已經超越了「香火興廟」的時期，應該認真考慮「文化興教」的問題了。發掘佛教文化對於當前社會建設的積極因素，逐步消除「香火興廟」時期的消極因素，是佛教界在完善自身形象，促進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率先予以關注的。我看到在叢書的字裏行間，對此有所意識，有所覺悟。

還有傳承和發展的關係。叢書畢竟是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學術工作，文化自身的意義還是應該突出的。對於文化來說，傳承和發展也是辯證的。發展以傳承為基礎，傳承以發展為目標。我們不能急於求成，一味強調佛學院法師們自己的著書立說，首先應該宣導甘於在經典中的沉浸並不斷加深自身涵養的氛圍。叢書中對於大德先賢著述的整理，值得贊許。不過，決不能僅僅止步於此，我們殷切期待法師們能夠從前輩經典的沉浸中儘快超越，在新的

學術環境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叢書中關於這一目標的設想，也盼望衆位法師念念不忘。

《普陀山佛學叢書》的出版，是個良好的開端。普陀山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卻是長期的歷程。它對於社會的積極促進，則是不斷的跋涉。

是爲序。

忻海平*

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

* 忻海平，中共舟山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統戰戰部部長。

《觀世音經箋註》整理弁言

鍾錦

丁福保四十五歲開始箋註佛經，如他自己所說，那時對於佛教的瞭解還並不深入。就如這本《觀世音經》，丁福保很久以來居然不知道就是《妙法蓮華經》中的《普門品》。其實在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四裏，就著錄有兩種：「《光世音經》一卷。出《正法華經》，或云《光世音普門品》。《觀世音經》一卷。出《新法華》。」西晉時「觀世音」譯作「光世音」，根據註文，《光世音經》就是竺法護譯《正法華經》中的《普門品》。所謂「新法華」，應該是當時爲了區別竺法護譯《正法華經》，而對鳩摩羅什所譯新本的稱呼。那《觀世音經》就應該是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中的《普門品》了。天台智顗口述、弟子灌頂記錄的《觀音玄義》、《觀音義疏》，分別對《普門品》的經題和經文進行疏解，其中也可窺知《觀世音經》即是《普門品》。如果說，丁氏失檢《出三藏記集》尚可理解，但對於名列「天台五小部」的《觀音玄義》和《觀音義疏》竟然也不知就裏，就令人咋舌了。

更何況在晉宋時期，還有一部《觀世音觀經》。《出三藏記集》卷二著錄：「《觀彌勒菩薩生兜率天經》一卷，或云《觀彌勒菩薩經》，或云《觀彌勒經》。《觀世音觀經》一卷，《禪要秘密治病

經》二卷，宋孝建二年於竹園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孝建二年於鍾山定林上寺譯出，一名《大愛道般泥洹經》。右四部，凡五卷。宋孝武帝時，僞河西王從弟沮渠安陽侯京聲譯出。前二《觀》先在高昌郡，久已譯出，於彼齋來京都。」而丁氏箋註中徵引《法華傳記》，實出該書《支派別行第四》：「河西王沮渠蒙遜歸命正法，兼有疾患。以語菩薩，即云：『觀世音此土有緣。』乃令誦念，病苦即除。因是別傳一品，流通部外也。」原書確將《普門品》視為《觀世音經》，然而卻也將《觀世音觀經》視為《觀世音經》。所以在論述《法華經》「支派別行」時，記錄了：「《觀世音經》一卷，宋安陽侯京聲於高昌譯。」由於《觀世音觀經》的譯者安陽侯沮渠京聲是河西王沮渠蒙遜的從弟，那麼河西王誦念的究竟是《觀世音經》，還是《觀世音觀經》，仍可疑惑。

《法華傳記》又記：「《普門品經》一卷，東晉沙門祇多蜜譯。」也認為是「大部中《普門品》同本」。其實另有不同於《普門品》的《普門品經》。《出三藏記集》卷二著錄：「《普門經》一卷。一本云《普門品》，太康八年正月十一日出。」說是：「晉武帝時，沙門竺法護到西域得胡本還，自太始中至懷帝永嘉二年以前所譯出。」又著錄：「《普門品經》一卷。闕。」說是：「西域沙門祇多蜜所出。傳云晉世出，未詳何帝時。」雖然祇多蜜譯本自僧祐以來久已不見，但竺法護《佛說普門品經》譯本猶存，可知並非《普門品》。因此，《法華傳記》的記述其實並非完全可靠的。

丁福保的佛經箋註均步趨王逸註《楚辭》、李善註《文選》的前例，於經文每句之下註解字

詞義據、疏通文句大意。但這本《觀世音經箋註》畢竟是觀世音菩薩應化的典籍，丁氏於此之外，還增註一些史書中的靈異故事。連同卷首的《觀世音經靈異記》，這些故事中的《觀世音經》究竟是不是確指《普門品》，還是也混入了《觀世音觀經》和《普門品經》？仍然值得詳細考證一下。

《觀世音經箋註》原爲丁福保創辦的醫學書局所出《佛學叢書》中的一種，民國七年鉛字排印出版。道崇法師根據此本，重新加上了規範標點。我又再校一遍，並將丁福保的《疇隱居士自述》和印光大師的《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九通作爲附錄。因爲前者涉及印光大師對丁氏箋註的評價，後者可以瞭解丁氏生平，對於我們閱讀丁氏的佛經箋註有些參考價值。

觀世音經箋註

觀世音經者、即妙法蓮華經第七卷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歸命正法。兼有疾患。以告菩薩。菩薩云。觀世音於此土有緣。乃令誦念法華經中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王之病苦即除、因此普門品別行於世。稱曰觀世音經。此說出法華經傳記一。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無錫丁福保仲祐箋註

十六國時、姚萇建朝號曰秦。故曰姚秦。○經律論三者包藏在内、曰三藏。經說定學。律說戒學。論說慧學。通曉此三藏之學之翻譯師。稱曰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父中天竺人、母龜茲（在今新疆）國王女。鳩摩、華言童子。羅什、華言曰壽。合言曰童壽。以年少老成、故名。姚秦時、姚興迎入關。奉爲國師。

爾時

爾者、此也、其也。言爾時者、說妙法華經品已竟之時也。妙音菩薩品在普門品前。

無盡意菩薩

佛遊寶莊嚴堂、說大集經時、無盡意

菩薩從東方不眇國之普賢如來處來。廣說八十無盡之法門。是爲無盡意菩薩經。○若愚讚云、世間無邊塵擾擾。衆生無數業。忙忙。愛河無底浪滔滔。是故我名無盡意。

卽從座起

諸佛以蓮華爲座、或以師子爲座。皆結跏趺坐於其

目 録

觀世音經箋註序	一
箋經雜記五	二
觀世音經靈異記	九
觀世音經箋註	一五
附錄一 疇隱居士自述	七一
附錄二 印光與丁福保書	八〇

觀世音經箋註序

學佛第一須正知正見。經云：「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蓋初發心者非真具正知正見，鮮有不墮入魔途者。丁君仲枯所著《觀世音經註》，處處以經文證明，令讀者曉然於我佛意趣之所在，非無數劫來深種善根，曷克臻此？末法時代，魔說盛行。以余所見近人言佛法之書，大都視爲一種哲學，任意解釋，去我佛本旨甚遠。學佛而招魔果，此真如來所謂可憐憫者已。丁君能本此旨，取坊間流通之經典，悉加以解釋，使讀者發生正知正見，勿爲邪說所迷，其功不在天台、賢首諸大師下。余以世障深重，墮落政海，三十年前所發宏教誓願，至今未能踐履。讀丁君此書，不禁感愧交集，涕下如縻。爰書此以堅讀者之信，而懺吾夙昔之愆，倘亦佛菩薩所許歟？

戊午四月下旬孫毓筠。